

打沙凼

□贾登荣

半个多世纪前,在我的老家川北,打沙凼是冬季一项重要的农活。

不知是从哪年哪月开始,我们的祖先在纵横交错、七零八落的田野间、山坡上,隔一段挖出一个坑来,这些坑在我的家乡被称作沙凼。每到雨季时节,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大量泥沙,慢慢沉淀到这些沙凼里。到少雨的冬天,人们把沙凼里的泥沙挖出来,重新铺到地里去。

这样做的好处有二:一是保证了乡间整个水系的通畅,让山坡上流下来的水顺利地流到小河沟,不至于损毁田坎地堰;二是可以改良土壤,那些沙凼里的泥土,是耕地表面的土,属于最肥沃的泥土,在化学肥料还不普及的岁月,不失为一种培育地力的好方法。

打沙凼,一般被认为是妇女干的农活。1966年,我和小伙伴辍学了,开始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。因为我们年龄小,所以被编入妇女队伍中。因此,我最先认识、体验的农活,就是打沙凼。

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协助妇女,将沙凼里挖出的泥土,用鸳鸯一笕一笕地提出来,然后铺到地里去。如果沙凼大、地又远,就用背篋背到地里去。

我最喜欢的是用鸳鸯提泥土。我们10多个孩子,从沙凼里到地头一字排成长队,用接力传递的办法运泥土。在寒风凛冽的冬天,大家边传递边说说笑笑,好像并不感到寒冷。干了没多久一大会工夫,就到了收工回家吃饭的时间。

那些平时不苟言笑的大婶大妈,在打沙凼的劳动中,变成了另一个人。一个个诙谐幽默,有说有笑,肚子里好像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故事。在休息时,她们坐在地坎上,争先恐后地讲述,为单调枯燥的劳动增添色彩。她们大声武气地摆种种在舞台上演出的、书本中出现的龙门阵。在这里,我听到劈山救母、寒窑守夫、包公赈灾等故事;在这里,我还学会了一些川剧唱腔。

我至今依稀记得川剧《杨家将》中的几句台词:“杨令公战死在沙场上,杨五郎出家当了和尚,杨六郎被招安成为驸马郎,可怜的杨八郎被绑在大树上,七十二箭穿胸膛……”可以说,一起打沙凼的这些大婶大妈,成了我的文学启蒙老师。也正是通过她们讲述的历史故事,激起了我的阅读欲望。

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,烧柴也是大问题。山坡上的树木越来越少,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,每年沙凼里积累的泥土越来越多。仅仅依靠妇女和儿童,已经不能把这些沙凼里的泥土清理干净,于是,男人们开始加入打沙凼的行列。

男人们的加入,使爱说爱笑的妇女们变得沉默无语了。说说笑笑的主角变成了男人,他们的龙门阵比较粗野,让妇女们听得羞红了脸。有大胆的妇女脱了鞋,捧着去打这些讲故事的人。于是,在打打闹闹中,一天的劳作结束,大家踏上回家的路。

后来,随着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,打沙凼这个沿袭多年的农活渐渐没人干了,过去那些沙凼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牛事

散文

□杜邨邻

上世纪70年代末,包产到户时,我们一家四口人分到四亩八分水田。其中,有二亩一分的水田位于云顶山的半山腰。堰水上不去,俗称望天田。我们有更形象的称呼:喊天田。意思是,如果天不下猛雨,田里便没有水,就没法插秧栽稻,所以“喊天也没用”。

整田自然离不开牛。作为世代都与土地打交道的人,谁都知道,没有牛,这两亩多水田就只有种豆子或玉米。插秧季节,须得趁下大雨时,抓紧时间抢水,尽快把田犁出来,犁铧深耕,水渗得进,才不至于天一放晴,雨水几天就被蒸发了。

那晚,父亲和母亲商议一阵后,父亲带着我来到大伯家。大伯上午才分到一头水牛,父亲提出用两亩位于堰水下的田换他家缺水的田,再贴补点差价,养这头水牛。父亲还承诺:他们耕田时,父亲自来帮耕。我爸是上门女婿,两个孩子都小,大伯知道我家过得不容易,便同意了。

我们把牛牵回家。从5岁到小学毕业,我每天除了上学,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:放牛。

母亲说,把牛管好了,才有大米饭吃,才有新衣服穿。我似懂非懂,反正就一年四季,日复一日地牵牛上山,找一处青草多的地方看着。只许它吃草,不许它糟蹋庄稼。牛当然不会那么听话,常乘我不注意偷吃田地里的玉米叶子、豆苗、麦苗、秧苗等农作物。

这头牛儿作用果然大。每年春耕时,每逢大雨天,父母就披着蓑衣牵着牛儿去耕田。母亲糊田坎,糊严实了,雨水来临之际,才能蓄积更多的雨水,防止雨水从田坎边缘漏出去;父亲用这头牛耕田、耙田。母亲扯秧苗,父亲插秧,云顶山腰那几块田都插了秧苗。到了秋天,很远就能看到一片金黄。

有了牛,家里好像多了劳力。包产到户第一年,我家就扭转了借粮的局面。过年时,父母带着我们到县城裁缝铺给我和妹妹都做了新衣服。我知道,里面有牛的功劳。

有一年夏天,我期末考试没考好,本来希望我们跳出龙门的父母隐隐约约透出不满。下午上山放牛时,牛乘我心不在焉的时候偷吃了刚扬花的稻子。我火冒三丈,随手拿起鞭子就抽它。开始几下,它默默承受着,知道不该偷嘴。我觉得抽几鞭不解气,又使劲打它。它“哞”的一声大叫,挣脱我手上的绳子往前跑。

我拿着鞭子在后面追,偷了嘴,居然还敢跑!我追上它,更加使劲抽它。它又跑,再抽。后来,它不跑了,反过身来,盯着我,呼呼喘气,口边都是白沫,眼睛通红。我怕了,不敢再抽它。对视了一会儿,它蹲下去,不走了。我不理它,转身往回走。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,知道它默默地跟在身后。

第二天中午,母亲问我,牛身上咋有好几道伤痕。我说,它不听话,吃庄稼。母亲说,我家牛儿听得来话,你好好给它说嘛,人都有不听话的时候。母亲言语中带着些许心疼和生气,眼泪汪汪的。我理屈词穷,无言以对。

从那以后,我再没打过牛,它也没再偷吃庄稼,就这样和睦相处,直到1987年我小学毕业。其间,除了耕田,它按三年产两崽的节奏,为我家贴补家用。我家从刚分家时的一间半四面透风的茅草屋,到后来砖木混合的三间瓦房,从以前的半年玉米糊糊到一年四季都是大米饭,它功不可没。

父母都是没啥文化、不多言多语的人,总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农忙季节,很多时候都是摸黑才收工回家,然后给我和妹妹生火做饭,半夜还在洗衣服、收拾家务。我长大后,在县城打工、开小店,娶妻生子。父母从乡下来时从不空手,不是带来新鲜蔬菜,就是背来新米。他们没有多的话语,无非叫我们好好生活,缺啥就说。如今抽水插秧,都半机械化了。临走时,自然也不忘告诉我,牛又生小牛了。

10多年前,母亲从乡下来到县城,帮我们照看孩子。后来,母亲身体不好,父亲就来照顾母亲。这样一来,牛在乡下就没人照顾了。在牛的去向上,父母曾纠结了很久,最终的结果,是让邻居照管。给他们的报酬,便是生下的小牛归他们所有。

几年前,父亲从乡下回来,对我说,牛已经死了,是老死的。父亲说完,连饭也没吃,早早就睡了。那晚,我失眠了。

美眉

□朱娜

家中女性都很朴素,耳濡目染下我没有化妆的习惯,也就更想不到修饰眉毛,一直任由它自由生长。

高中时,受班上一位女同学影响,第一次知道眉毛也需要修饰。那时我们都很懵懂,她却已经开始在用眉夹修眉,即便学习再紧张也始终保持着一弯柳眉,边缘整齐得不见一根杂毛。这在当时是典型的不务正业,班主任因此把她的眉毛盯得很紧,用了很大精力纠正。可她异常坚决,任由批评教育,甚至是威吓请家长也依然我行我素,并固执地把这做派坚持到毕业。像我这样神经大条的女生见此情状,也忍不住好奇询问缘由。她倒是直言不讳:“我的眼睛小,眉毛粗了好难看嘛。”态度坦然,言之凿凿,顿时让我生出几分理解和同情。

而我对眉毛重要性的认识却并未因此触类旁通,依旧顶着两道未经修饰的眉毛,上大学、工作、恋爱、结婚。一次聚会,朋友骁哥说,小妹妹,你的眉毛好淡,简直就是“无眉大侠”。我反唇相讥,以他中了小时候热播电视剧里“白眉大侠”的毒喜欢取绰号为由搪塞过去。但这次,关于眉毛的事少有地挂上了心头。回家急匆匆照镜子,眉毛确实稀疏浅淡,虽然还没到“无眉”的地步,但也近乎于若有似无,简直有拖低颜值的嫌疑,可惜以前竟从未在意。

心动必然行动。周末冲到商场化妆品专柜,目标明确地挑选了眉刀、眉笔等一众工具。妆容精致的销售小姐不费吹灰之力用眉刀修出与我脸型相配的眉型,再一阵描画,不过10多分钟眉毛就脱胎换骨,连同整张脸也精神好看起来。我赶紧摸出手机拍照留存以备日后参考,兴奋难掩地提上买来的战利品心满意足地回家。

可是,想象丰满,现实骨感。很快我就发现,像我这样的菜鸟,即使依葫芦画瓢也并不轻松。首先修眉就是一大难题,眉峰在什么位置,眉型走向怎样把握,如何收尾自然都是问题,尤其是右手持眉刀修左侧眉毛,不仅别扭还很难修得跟对侧一致。其次画眉也不容易,尤其是眉头,画深了不自然,浅了又像缺了一块。

动手的热情在艰难尝试下逐渐消磨,只剩下买眉笔的冲动,寄希望用一支好眉笔弥补技术上的不足。砍刀眉笔、防水眉笔、六角眉笔……统统收入囊中。可惜弱弱的画眉技术终究还是制约了眉笔的发挥,再好的戏也出不来。偶尔心血来潮画次眉毛,被表弟说成“蜡笔小新”。

小姨文眉后,极力推荐它的简单方便。她深知我人懒手拙,这是最适合的方式。也许是对以此拥有的精致却无生气的眉毛的偏见,我迟迟没有付诸行动。

偶然机会,室友小段带我光顾一家开在商场里的修眉专门店。体验一番才发现,小小修眉也可以做得如此专业。坐在灯光柔和的化妆镜前,着装时尚训练有素的技师对着眉毛一番端详后,给出修眉方案。只一块刀片在手,不到半小时就有好看干净的眉毛。临走时还不忘嘱咐,定期修眉眉型自会渐渐固定下来。我始终没学会的技能在她眼里不过小菜一碟,不得不由衷决定,从此把这项专业事交给专业人来做。

眉型修好,画眉也就简单了许多。时间长了多少有长进,也学会用眉刷把眉头的颜色轻轻晕开,让它看起来更加漂亮自然。一番周折,我也终于成了“美眉”,虽已过青春年纪,但不是一心为谁的改变而是纯粹悦己的自觉,个中欢喜又多了一些。